

古漢語時體標記的語序類型與演變

魏培泉

中央研究院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2) 213–247
© The Author(s) 2015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4556613
lin.sagepub.com



本文指出，上古漢語與現代漢語的時體標記有不同的語序類型。現代漢語的完成體助詞「了₁」和經驗體助詞「過」都是近代漢語時期才產生的；在上古漢語時期，時體基本上只用副詞表達，如完成體用「已」、「既」，經驗體用「嘗」、「曾」等。上古漢語的時體副詞在語序上一律位於動詞前；現代漢語的時體表達兼用副詞和動詞後的助詞，二者在功能表達上則有重疊與分工。本文還探討上古漢語完成體副詞的使用狀況與功能、形成的機制以及其後來功能上的變化，也探討現代漢語時體助詞「了」、「過」的由來與演變機制。文中還指出，不但中古漢語時期「VP+已」的「已」已經是完成體助詞，而且這個完成體助詞在先秦也已經成立，因此完成體助詞「已」是漢語內部自行發展出來的。

關鍵詞：時體標記，完成體，經驗體，語序，上古漢語

1. 前言

要討論漢語時體標記 (aspectual marker) 的類型與演變問題，首先就應該問：漢語是否有相當傳統定義的時體標記？在現代漢語中，¹ 被視為表示完成體 (perfective aspect) 的主要是助詞「了₁」，² 而被視為表示非完成體 (imperfective aspect) 的有「在」和「著」。³ 有關漢語的這些標記是否吻合完成體和非完成體的定義，在第 2 節以下會有所討論。現代漢語還有些非典型的時體標記，如經驗體 (experiential aspect) 的「過」、起始體的「起來」、延續體的「下去」等。

¹ 本文的現代漢語指標準語，不包括漢語的各種方言。

² 完成體或譯作完整體、完成貌。其中以完整體這個譯名最合乎 Comrie (1976) 的定義，但完成體是目前較多人採用的，本文敘述時統一稱作完成體。「了₂」是句末助詞，表示新情況的發生。「了₁」和「了₂」在使用上有混淆之處，因此有些學者並不把它們區別開來。雖然它們在理論上是可以整合起來分析的，但基本功能還是不同的，因此還是應當區分開來的。「了₂」的參照時間通常是說話時，這點類同於時式 (tense)，但帶「了₂」的句子所指涉的事件之發生卻不必前於說話時，因此既不是表示過去時的標記，也不能算是完成體。這種句子的事件發生雖以在說話時之前為多，但其有界性往往是結合該句的其他條件而成立的，不是單靠「了₂」就足以表達的。

³ 另外還有「著呢」、「呢」，較不通行，姑且不論。

「了₁」是近代漢語才發展出來的，上古漢語自然是沒有的，但上古漢語的時間副詞「既、已」的功能與「了₁」基本上是相當的，因此「了₁」和「既、已」間的消長與互動關係以及伴隨的完成體語序類型變化自是相當值得探討的。⁴

現代漢語的「在」位於動詞前，一般歸入副詞；而「著」位於動詞後，現今多稱作助詞。對於「在」和「著」的功能，現在主流的看法是：「在」是進行體 (progressive aspect) 而「著」是持續體 (continuative aspect)。「著」不宜稱為進行體，是因為最常搭配的是靜態動詞。⁵能搭配的動態動詞之多寡雖視方言而有別，但都是很有限制的，基本上「V著」呈現的事態都是均質性的。從這點看，「著」是功能很有限的非完成體。現代漢語的「在」是在動詞前的，但也有方言是在句末的，多見於長江流域的方言。句末的「在」是偏於進行體還是偏於持續體，視方言而定。漢語方言還有用介詞加處所代詞來表達非完成體的，我們在探討非完成體的發展以及進行古今的比較時，也不能忽略這種類型所扮演的角色。

非完成體「在」和「著」都是到了近代漢語才發展出來的，那麼在此之前的漢語是否有非完成體呢？上古漢語是否有非完成體是個問題。時間副詞「方」、「方將」等只是表示某個事件與參照時間或事件在時間上的契合，不具非完成體的內含。參考現代漢語方言的情況，會讓我們考慮到上古漢語的一些詞或詞組可能具有非完成體的功能，如「于」、「乎」、「爰」、「焉」、「於是」、「於此」等。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它們有語法化為非完成體的足夠證據。⁶如果上古漢語並沒有非完成體，那麼就無法與現代漢語進行語序類型的比較。話雖如此，由於「在」、「著」也是現代漢語時體系統的重要組成分子，因此就語序類型的歷史演變而言，它也是需要一併考慮的。

現代漢語的經驗體「過」可以算是完成體的一個特別類。⁷可以分為「過₁」和「過₂」。「過₁」後面可以跟助詞「了₁」，因此應分析為補語；「過₂」不能跟「了₁」，只能分析為助詞。「過₁」和「過₂」都具有「過往」義，表示事件發生在參照時間之前而且是有一段間隔的。兩者雖有共同的基本意含，但還是可以進一步區分的。「過₁」所限定的事件是有定的（或特指的），⁸事件可以標定在參照時間之前的某個位置；「過₂」所限定的事件是無定的

⁴ 有學者認為，上古漢語的動詞詞綴有表達完成體的功能。但我們認為，上古漢語的動詞詞綴只有表達 lexical aspect 的功能，並沒有表達 grammatical aspect 的功能，因此本文把動詞詞綴排除在討論之外。

⁵ 本文的靜態動詞包括狀態動詞與靜止的動作動詞（如「站」）。

⁶ 《詩經》有一些「于V」之例就曾被拿來比附現代漢語的「在V」，例如「鴛鴦于飛」（參吳世昌 1937；周法高 1972:248–251）。但這種例子的「于」《鄭箋》是釋為「往」的，且「往V」在上古漢語是很常見的，因此不能作為進行體的確證。Graham (1978) 指「乎」可用為持續體。例如《墨子·非攻下》「龍生於廟，犬哭乎市。」他的解讀是「龍生在宗廟，犬在市場哭嚎。」但這個觀點看來並沒有得到什麼呼應。「爰／焉」相當介詞「于／於」加上處所代詞。「爰」例少姑且不論。「焉」在上古漢語中常見，偶而可見和進行體作用大略相當之例。例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但考察上古漢語語料，這種可以比附的例子並沒有多少。「於此」之例相對較少，雖可檢得疑似之例，畢竟難以證明。例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孟子·梁惠王下》）。「於是」即便當時已語法化，也是與現代漢語的連詞用法相近而難與時體連上關係。

⁷ Chappell (2001) 把「過」視為示證標記 (evidential marker)，但我們不能同意她這個觀點以及所根據的理由。

⁸ 參 Iljic (1990, 2009)。就空間指示而言，有定 (definite) 與特指 (specific) 是應該區別的；但就事件而言，分際就不是那麼清楚了。

(或泛指)的)。因此在本文中「過₁」又稱為「有定的經驗體」，「過₂」又稱為「無定的經驗體」。無論是「過₁」還是「過₂」，都是近代漢語才發展出來的。但上古漢語也有「無定的經驗體」，那就是「嘗」和「曾」。「曾」後來發展為「曾經」，今日還常使用。

下文將以完成體和經驗體為主來比較古今時體標記的異同，至於其他時體標記則視情況加入討論。

2. 漢語完成體標記與語序類型的演變

2.1 現代漢語的完成體標記

根據 Comrie (1976:4, 16)，完成體指的是從外面觀察一個事況而不去辨識它內部結構的情況，或者換句話說，指的是把事況當作一個整體看待而不去區辨其內部的不同面相。根據這樣的定義，完成體理論上應是兼有起點與終點的 [+有界]。⁹ 如果接受這樣的定義，那麼要把漢語的「了₁」視為完成體標記並不是沒有疑問的。我們知道，「了₁」可以搭配 [-終結] 的動詞或動詞組，表達狀態的起始而非結束。¹⁰ 例如：

(1) 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不答。(《紅樓夢》32回)

(2) 你看這班奴才，既曉得了這人名字，豈有拏不得的？(《二刻拍案驚奇》39卷)

我們遭逢的問題是：是否該把「了₁」視為完成體，還是應該修正這個定義來適應漢語的情況。

時間是一維的，一個事件的整體是從起點到終點。然而就像一個立體的事物，我們如果不轉移視角，所能觀察到的就只是它的一面，而看不到的另一面，是否有界只能靠經驗去推定。我們觀察事況，不是從它的內部去看，就是只能看到它的終點或起點。一個被標示出終點的事件，我們也可以推定它有個起點，因此說把它看作一個整體也是合理的；然而當一個狀態被標示了起始，卻不一定能推定它有終點，那麼如何把它看待為一個整體？Smith (1991:346–347) 指出：漢語的「了」只出現在動力句 (dynamic sentence)。約言之，完成體「了」表達的是封閉的非狀態之事況 (closed non-stative situation)。當狀態性詞組與「了」共現時，就含有轉變義。起始 (inchoative) 也是一種轉變，著重在進入狀態的那一瞬間。從這

⁹ 在本文中，[+終結] ([+telic]) 和 [+有界] ([+bounded]) 是區別開的。前者用在描述詞彙體 (lexical aspect)，指動詞或動詞組有一個終結點 (endpoint)；後者兼用來描述詞彙體與語法體 (grammatical aspect)，指事況有起點或終點，或同時兼有起點與終點。

¹⁰ 這種起始不同於「起來」的起始，後者意含有量的逐步變化。有關動詞或動詞組的事狀類型，本文採用 Vendler (1967) 的動作 (activity)、結束 (accomplishment)、成就 (achievement)、狀態 (state) 四分法。Smith (1991) 多出的瞬時 (semelfactive) 一類，在本文的論述中無關緊要，可置而不論。

點看，起始也是屬於完成或成就的類型。¹¹ 這種不拘限於動詞的詞性而觀察句子整體功能的分析方式，在解釋上雖嫌迂迴，但也點出了狀態動詞加上「了₁」時的特性。¹² 狀態動詞搭配「了₁」著重在瞬時的變化，性質上如同瞬時的成就動詞。從這個角度看，這種句子也可以視為是有終結點的。因此，「了₁」也可以說是滿足了完成體應有的條件，即：用來標示事件發生在參照時間之前（參照時間包括說話時間或後續事件發生的時間）；用來標示事件是有界的。

現代漢語的「已（經）」基本上表示的是事件發生在參照時間之前，但沒有使事件有界化的功能，證據是可以搭配進行體（如例(3)）。因此，「已（經）」並不能視為完成體。

- (3) 他已經在吃飯了。

2.2 上古漢語的完成體副詞

2.2.1 上古漢語時間副詞的使用狀況與功能

上古漢語有時間副詞「既」和「已」，還有二者合併的「既已」。「既」和「已」在時間表達上功能大略相當，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同源的文句有「既」和「已」交替的情形。例如：

- (4) a. 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左傳·定公 14 年》）
b. 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史記·趙世家》）
- (5) a. 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國語·晉語二》）
b. 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史記·晉世家》）
c. 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史記·晉世家》）

¹¹ Smith 舉的例證是「我病了」。只是接在動詞後的句末「了」一般應是「了₂」或「了₁₊₂」，因此不是很適合用來解答「了₁」的問題。雖然就例(1)–(2)看，其中的「了₁」的作用也一樣是標明進入某種狀態；但我們可以這麼看，「了₂」表示新情況的發生，這種新情況也可以是一種才剛實現的狀態，那麼就導出了進入狀態的意含。這種意含是「了₂」可能蘊含而非必然蘊含的。就像「我吃了」可以是已實現的動作，也可以是有待實現的動作。

¹² 我們這裡的狀態動詞包括形容詞（性質動詞），形容詞搭配「了」一般也表示進入某種狀態。

- (6) a.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禮記·昏義》)
- b.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儀禮·士昏禮》)

時間副詞「既」比「已」更早出現，從上舉之例中《左傳》、《國語》和《史記》的對比多少可以看到些跡象。今文《尚書》和《詩經》的時間副詞都以「既」為主。《尚書》「已」只有一例，而《詩經》的副詞「已」都是程度副詞。《左傳》的時間副詞仍以「既」為主，「已」相對較少，而且多在昭公以後的記錄中。此書已有一個「既已」例（如例(7)），這種複合形式的興起，應是當時「已」的時間意義和「既」已有相當的重疊之故。¹³《論語》、《孟子》也是「既」遠多於「已」。《墨子》雖也是「既」多於「已」（40：12），但也有不少「既已」之例（28次），¹⁴說明「已」已有明顯的增長。《莊子》則以「已」為主，「既」相對較少（45：20），另外還有「既已」7例。此書的「既」所出現的篇章也較有限，其中也還有引自古文獻的。以《墨子》、《莊子》的狀況來衡量，「已」在戰國中期可能已在某些方言中流行了。從戰國晚期到秦代的文獻，就都是「已」遠多於「既」了。這點僅是看「已」、「既」、「既已」之比就很清楚了，如《戰國策》為（125：26：2），《韓非子》為（79：18：2），《呂氏春秋》為（86：38：1）。這些文獻的「既」既相對較少，搭配的動詞也較有限，且估計其中還有不少是援引古文獻才用到的。《睡虎地秦簡》基本上都用「已」，「既」僅見於《為吏之道》（4例）和《日書》（1例）。周守晉（2005：88–92）指出，出土戰國楚簡的時間副詞只用「既」不用「已」，而《睡虎地秦簡》的時間副詞基本上用的是「已」而不是「既」。從這點看，「既」和「已」的使用似有方言之別。不過他所引據的楚簡主要是從戰國中期的楚墓出土的，文獻時代遠早於《睡虎地秦簡》，因此還不能由此看出是否有同時的方言之別。總之，僅就見頻而言，戰國晚期「已」已有取代「既」之勢。

- (7) 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左傳·昭公3年》）

Pulleyblank (1994:323–325) 把上古漢語的副詞「既」、「已」、「既已」分析為標誌完成體的副詞。這種副詞常出現在從句中；如果是在主句 (main clause) 中，就經常搭配助詞「矣」。例如：

¹³ 從「既」總是位於「已」之前以及後來發展為連詞來看，理論上「既」的句法層次是有可能高於「已」的。趙長才 (2009:130–131) 指出，上古漢語的「既已」有兩種：一種是複合詞；一種是其中的「既」為連詞，「已」為表示完成體的副詞。以下稱前者為「既已₁」，後者為「既已₂」。「既已₂」當時是否實際存在，還頗有商討的餘地。一則，「既已₂」之例當然都是在從句中，這是使人易於把「既」分析為連詞的原因。不過，跟「既已」一樣，先秦的「既」、「已」也可以用在從句而且也是用來表示時間發生在下句之前的，分析為副詞或連詞都是可以的。二則，該文所列「既已₁」之例也有用在從句的，與其所舉「既已₂」之例的語義分際是模糊的。

¹⁴ 古籍中「既已」或作「既以」，今本《墨子》就有幾個這種例子。本文把二者合併統計。

(8)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孟子·梁惠王上》）

(9)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孟子·公孫丑上》）

按照他的分析，這些時間副詞的功能、句法分布就和唐五代的「了」頗為一致了。魏培泉(2002)指出，《祖堂集》中絕大多數的「了」在功能上已經相當現代漢語的完成體「了₁」了，只是它都是位在賓語後。它也是經常出現在從句中；如果出現在主句，通常要搭配表示有新情況發生的助詞「也」。¹⁵ 這種平行的發展是頗值得探討的。我們認為，這些詞之所以會有這樣平行的表現，是因為其作用都是標示句子所指涉的事件之有界性。一個句子會加上這些詞，其目的或者是想要引出隨後的結果，或者是期待收話者能有合宜的反應。前者用為從句，其後有表示結果的主句跟隨；後者用為主句，常搭配表示新情況的助詞，告訴收話者事件不但已經發生而且事勢有了變化，暗示收話者應有所為了。為了便於討論，以下把在從句中的副詞「既、已」和助詞「了」記作「既_a」、「已_a」、「了_a」，在主句中的記作「既_b」、「已_b」、「了_b」。

Meisterernst (2005:75–76) 不認為副詞「既、已」是完成體，理由是加了它以後並不能改變動詞組的語法意義。我們不能同意她的觀點，因為「既、已」是可以改變動詞組的語法意義的。我們認為把「既、已」視為完成體還是合適的。「既、已」的詞彙意義已有相當的損失，已明顯有語法的功能，而且它也具有完成體的要件。其一，「既、已」的句子所指涉的事件都在參照時間前完成，¹⁶ 一個證據是它不能搭配「將」、「且」、「方」這種表未然或方然的副詞；¹⁷ 其二，「既、已」能修飾大多數的動詞，它不只修飾 [+持續] 的動作動詞來表示過程告終，也修飾 [-持續] 的成就動詞，也常修飾狀態動詞而表達進入某種狀態。被「既、已」修飾的成就動詞和狀態動詞很常見，如有「見、聞、生、死、卒、滅、得、成、敗、飽、醉、發、具、失、破、至、立、出、定、明、知、覺、有、無、長、大……」（如例(10)–(16)）。這意謂著其作用不只是標示過程告終而是標示事況有個終結點，無論該事況是否 [+持續]。

(10)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左傳·襄公 30 年》）

(11)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史記·李斯列傳》）

(12)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左傳·僖公 30 年》）

(13)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

(14)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孟子·告子下》）

¹⁵ 唐宋已有不少這種助詞「也」，它承自上古漢語的「矣」。說見楊秀芳(1991)、魏培泉(2002)。

¹⁶ 泛指或虛擬的情境也可以有參照時間，如以下之例的參照時間是接在「已VP」之後的句子。

(i)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嫌，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嫌，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嫌，已食之則使人瘡，必弗食。（《呂氏春秋·本生》）

(ii)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禮記·曾子問》）

¹⁷ 「已」可以搭配「將」是中古漢語才有的現象。

- (15)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莊子·應帝王》）
- (16) 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戰國策·趙策一》）

2.2.2 時間副詞完成體功能的形成機制

杜海濤 (1999:153–154) 指出，「既」從字形上看像是人吃完飯的情形，因此本義是「食畢」。¹⁸ 他所謂的本義只能說是字的結構義而不是詞的本義，字構義和詞本義是應當有別的。再者，當動詞演化為副詞時，最可能是源自動詞的通用義而未必是來自詞的本義，更不用說字構義了。「既」在漢魏古注中最常見的釋義為「盡」和「已」。釋為「已」的通常是針對副詞的「既」；釋為「盡」的有不少是針對用作動詞的「既」，因此在動詞「既」演化為副詞前的通用義最有可能是「盡」義，該義也最可能是副詞「既」的語義源頭。不過「既」的意義終究有別於「盡」。作為動詞的「盡」是描述集合中的成員全部消逝，因此詞義中本具有量的內含。「盡」並不內含時間性，這也可以說明「盡」為何從未發展為表時體的虛詞。作為動詞的「既」描述的主要是單一個體的隱逝。如《春秋三傳》多見的「日有食之，既。」指的就是一個客體「日」整個被吃掉。當「既」被用來描述事件的發展，指的就是整個事件不再存在，也等如指事件的發展已告終。這是副詞「既」完結義的由來。當「既」針對事件時，就有時間的內含，「既」指示觀察位置是後於事件的終結點的，這和完成體的性質有契合之處。

《墨子·經說上》對「已」的說明有兩條。一條是：「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這一條應是對「已」副詞用法的解釋。另一條是：「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也。」《墨子閒詁》注云：「張云：『為衣以成為已，治病以亡為已。』詒讓案：亡，猶言無病也。《漢書郊祀志》云『病良已』，注『孟康云：已，謂病愈也。』」這一條雖然很難說是針對動詞「已」還是副詞「已」，但同時用（製衣的）完成和（疾病的）消失來說明「已」，¹⁹ 表達的是事件到達一個終結點而不只是表達過程的完畢。把這條的表述與第一條合起來看，大致已能把完成體的內含呈現出來了。先秦文獻的動詞「已」主要是「止」義，本是指客體停止空間的位移，透過隱喻類推，也可以指事件在時間流中的停止進行，也就相當整個事件的終結，「已」也就由此產生了完結義。如「事已」就是「事情的停止進行了」，也是「事情結束了」。製衣和疾病都可以視為事件的發展，衣服製成與疾病消失都是事件到達了終點。²⁰

¹⁸ 《說文》釋為「小食」，應該也是字構義。

¹⁹ 「亡」同「無」，先秦常見。

²⁰ Harbsmeier (1989:474) 指出，先秦的動詞「已」有「止」義（‘to stop’）和「成」義（‘to finish’），看來多少是受到《墨子·經說》這一條的影響。

周守晉 (2003) 指出，表示完結的動詞才有條件發展出副詞的用法。戰國中晚期以前，「已」是停止義，「既」是完結義，因此當時只有「既」發展為表示已然副詞；戰國中晚期以後，「已」也有完結義，因此「已」也發展為表示已然副詞。²¹ 周守晉的這個描述與歷史事實多少有些出入，因為《尚書》、《左傳》、《國語》的「已」就已經可用作表已然副詞，不過副詞「既、已」都是由完結義發展出來的觀點應是可以接受的。根據 Heine & Kuteva (2002:134–138)， “FINISH” 義可以演變出以下幾種意義：“AFTER, ALREADY, COMPLETIVE, CONSECUTIVE, PERFECTIVE”。²² 我們看上古漢語副詞「既、已」的發展，可以說把這些語義都含蓋在內了。

「既」和「已」有個共通點，就是它們本來都是用來表達從外部不加分解的看待一個客體的動態（停止或消失），當描述的對象推擴到事件的發展，它也是同樣的以整體來看待一個事件，這是它們都得以發展為完成體的重要條件。上古漢語的「畢」、「竟」也可以用作動詞和副詞，拿這兩個詞的發展來比較，也有助於我們對「既、已」的發展的了解。動詞「畢」針對的對象都是成員為多數的集合或者有套件的模組，²³ 「畢」描述的是動作遍歷集合的所有成員或模組的所有套件，是可以有時間性的。如經典常見的「禮畢」，指的是整套的儀式做完，是有過程的。又如例 (17) 的「畢收」和「收畢」的「畢」分別為副詞和動詞，二者雖著重點不同，但共同點都是指量。副詞「畢」注重的是數量之全，未必有時間內含；動詞「畢」偏重的是過程與結果（全部的債逐一完成收討）。「竟」本指客體位移到空間邊際，也用來指到達事件的終際。「畢」和「竟」雖然都可以有時間內含，與「既、已」相同，但其著眼兼顧了終點與經歷，這種差異說明為何只有「既、已」會發展為完成體而「畢、竟」則不然。

- (17)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戰國策·齊策四》）

以上看的是完成體「既、已」形成的語義條件，現在我們再看語法條件。

上古漢語的作格動詞兼有不及物與使動的用法，動詞「既、已」就是屬於這種詞，它們在先秦都有以名詞組為賓語的使動用法，只是這種例子「已」還很常見而「既」已經很少見了（如例 (18)–(19)）。杜海濤 (1999:156) 指出，「既」如果帶賓語，通常會帶謂詞性賓語，因此容易虛化為副詞。此說應可接受。戰國早期這一類的「既」是動詞還是副詞分際還不是很清楚，如例 (20) 的「既濟」有「未」修飾，「既」只能分析為動詞，但在其他先秦語料中「既濟」的「既」一般會傾向於分析為副詞。當「已」的完結義更為常用時，會有與「既」相同的演變走向也就不難理解了。

²¹ 趙長才 (2009) 也指出「已」由「止」義發展為副詞須先經過完結義。

²² 該書在說明 “COMPLETIVE, PERFECTIVE” 之義的發展時，也舉了漢語的「了」為證。

²³ 李宗江 (2004:153) 對「完成」類動詞進行歸類，認為「畢」應歸作「已」類而不當屬於「盡」類，主要的意思就是說「畢」與量無涉。我們不能同意這個觀點。

- (18) 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莊子·應帝王》）
 (19)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論語·公冶長》）
 (20)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左傳·僖公 22 年》）

2.2.3 時間副詞完成體功能的衰變

現代漢語基本上只有「既_a」而沒有「既_b」。「既」經常用於表示推論前提的從句，或者搭配後句中的副詞「又、且、也」組成並列句。無論是哪種用法，「既」都只位於主語後，本文稱為關連副詞。現代漢語複合詞「既然」在主語前後都可以出現，才是真正的連詞。²⁴ 無論是「既」還是「既然」，都已經不具時間性，自然也已經失去完成體的性質。換句話說，現代漢語「既_a」只用為不具時間性的關連副詞。以下把表示時間在下句之前的「既_a」稱作表先時的「既_a」，以便與關連副詞的「既_a」區別。我們不能忽略關連副詞「既_a」的發展，因為它的存在跟完成體標記的發展有密切的關連。

楊永龍 (2001:49–61) 指出，在《朱子語類》中，「既」和「已（經）」的用法已大體有所區隔，「已」只用在前景事件句而「既」通常是用在背景事件句中，二者呈現互補之勢。背景事件句和前景事件句分別相當本文所謂的從句和主句，也就是說，宋代「既」和「已（經）」的主要用法分別屬於本文的「既_a」和「已_b」，也分別與現代漢語「既（然）」和「已（經）」相當。該文又指出，「既_a」還保有先時用法。只是《朱子語類》中論及古代經典的部分很多，常常直接徵引其中的文段，有時雖用較淺近的語言來轉述，但也往往保有古代語言之迹。在我們看來，《朱子語類》這些表先時的「既_a」例大多數有古文獻語言的影響在，楊永龍也說「既」作時體副詞在當時大概只是一個文言詞彙了。總之，表先時的「既_a」的衰微時間應當還要再往前看。

上文指出，先秦的時間副詞「既」就有逐漸衰微而為「已」取代的趨向，尤其是「既_b」趨於減少。在西漢文獻中，「既_a」、「既_b」、「已_a」、「已_b」、「既已_a」、「既已_b」依然並存，而且「既_a」、「已_a」、「既已_a」也都還可以表示先時。例如：

- (21) 頌曰：秦既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守節執事，不為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列女傳·魏節乳母》）
 (22)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史記·太史公自序》）
 (23)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史記·項羽本紀》）

²⁴ 「既然」未有早於南北朝之例，也和本文的論證無關，不必討論。

- (24) 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 (25) 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史記·五宗世家》）
- (26) 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只不過是當時「既_b」的例子已經相當稀少了，可以推想其地位早已讓給「已_b」了。「既_a」和「已_a」的例子都還不少，需要檢視其用法才能判斷二者是否有別。要想了解「既_a」是否有別於「已_a」，必先探討以下的問題：關連副詞「既_a」是否已經成立？表先時的「既_a」是否已經趨衰？

要判斷上古漢語的「既_a」是否用作關連副詞，要看它是否已失去時間性，但是「既_a」是否不具時間性，無論從句子的語義還是從句子的形式上都不易判斷。

先說表推論的「既_a」。表推論的「既_a」就是從表先時的「既_a」演變來的。推論的前提就是以承認在參照時間前之既存事實的基礎上推擴出來的，推論之前提與既存之事實間本就有灰色地帶。就上古漢語的例子來說，有些我們今日看來像是推論關係的，仔細去推敲，又很難斷定絕無時間先後的關係。那麼是否有什麼形式標準可資辨別呢？表推論的「既_a」經常有結果連詞「則」相承，那麼是否可以據此來檢測呢？只是上古漢語的「則」還是可以表示時間的相承關係的（如例 (27)–(28)），因此這並不是一個有效的測試法。

- (27)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尚書·召誥》）
- (28)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禮記·雜記下》）

再說表並列關係的「既_a」，現代漢語「既」搭配「又」或「且」時並不含有時間的先後關係，可是就上古漢語而言，是否非異時關係並不是很容易斷定的。如例 (29) 的「既為人君」和「又為人臣」有可能是異時關係，也就是意為先做了人君再做人臣。不過例 (30)–(31) 的「既+VP」和「又+VP」就看不出是異時關係，因此例中的「既」應是用作關連副詞了。

- (29) 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左傳·文公 16 年》）
- (30) 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左傳·僖公 7 年》）
- (31)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孟子·離婁上》）

雖然上古漢語的「既…，且…」之例有部分不能完全排除有異時關係，但多數看來是沒有這種意含的。如例 (32) 也不妨看作是受辱後又加上命危；但例 (33) 則顯然無異時關係，因此只能認為是關連副詞。

- (32)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周易·繫辭下》）
- (33) 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仁且知，夫惡有不足矣哉！（《荀子·子道》）

「既」改用作關連副詞顯示其功能已有所轉化，另外也還有其他的現象透露先秦「既」的時體功能正傾向於弱化。其一是「既已」的興起；其二是「既+VP+（之）後」的使用（參例(34)–(35)）。如上述，「既已」和「既」一樣具有完成體的功能。我們可以推測是因為「既」的功能開始轉化，有時就改用「既已」以避免歧義。先秦的「VP+（之）後」和「既+VP」都可表示先時，但「既+VP」一般是用來連結緊接的事件，「VP+（之）後」最早並沒有這樣的意含，只是作為下句的時間定位之用。²⁵「既+VP+（之）後」也用來表示先時，此式的「既」和「（之）後」共現，雖然可能是因為節律調整上的需求，但也透露了「（之）後」在表示先時上有趨為主流而把「既」擠向邊緣地位的傾向。

- (34)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左傳·僖公9年》）
- (35)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戰國晚期「已」趨盛而大致取代了「既」，應該也和「既」的功能轉變脫不了關係。

副詞「已」的完成體性質到了中古漢語也趨於消弱。反映這點的就是「已_a」少用而「VP+已」大量使用（說見下文）。另外一點就是副詞「已」也可與情態副詞 (modal adverb) 及情態動詞 (modal verb) 「將」、「欲」共現，顯示有界性趨於消失。例如：

- (36) 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
- (37) 特問城中。叡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華陽國志》）
- (38) 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梁書·徐勉傳》引徐勉〈上修五禮表〉）

這些例子中的「已將」、「已欲」如果在上古漢語文獻中就只要一個「將」就足可表達。拿以下的例子來和例(36)–(38)比較，可以很快的看到「已」在變遷前後的對比情況：「社稷危，國將亡」（《新序·雜事》）；「糧食將盡，必將速歸」（《左傳·襄公8年》）；「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

²⁵ 戰國晚期以後，「VP+（之）後」更趨流行，或許功能也有相當先時的「既+VP」的。

2.3 完成體助詞的產生與發展

2.3.1 「VP+已」產生的時期以及「已」的功能

中古漢語時期常見「VP+完」句式，這個「完」指的是如「了、已、訖、畢、竟」的完成動詞或完成體助詞。²⁶其中最常見的是「VP+已」，而「VP+了」還進而成為今日「V+了+(O)」的來源。²⁷Cheung (1977) 指出，這種句式的「了、已、訖」是受到梵文翻譯的影響，用來對應梵文絕對分詞的完成體詞尾 *tvā*。²⁸中古漢語這種句式多用作從句，後面還要有句子跟隨。梅祖麟 (1999) 指出，「V+(O)+已，下句」這種完成體句式從戰國晚期就已存在，²⁹因此是漢語內部發展出來的。蔣紹愚 (2001) 則認為，在佛經傳入之前，「VP+已」的「已」只搭配持續動詞，佛經傳入以後才開始搭配非持續動詞（在該文中，前者記作「已₁」，後者記作「已₂」），而且中古漢語中土文獻少用「VP+已」而多使用「VP+訖／畢／竟」，「訖、畢、竟」幾乎只搭配持續動詞。根據這些證據，可以推斷「已₂」的用法是受到佛經翻譯的影響所致。³⁰以蔣文的判準，搭配非持續動詞的「已」就是「已₂」。以該文之例來看，非持續動詞至少包括成就動詞和狀態動詞。如果是這樣，戰國時期的文獻就已經有「已₂」之例了，而且當時還有一個「既」搭配非持續動詞之例（如例 (39)–(40)）。在佛經尚未傳入的東漢初年，也可以看到搭配非持續動詞的「已」（如例 (41)–(43)）。

- (39) 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墨子·號令》）³¹

²⁶ 「了、已、訖、畢、竟」究竟是動詞還是助詞當就不同時代的用法來分別驗證。

²⁷ 本文的「VP+已」相當梅祖麟論文的「動+(賓)+已」。為了和「已+VP」相比較，本文主要採用「VP+已」來表示，只有在涉及完成動（助）詞和賓語間的相對位置時，才寫作「V+(O)+已」。其實「VP+已」改用「S+已」來表達更符合實際，因為「已」是以前面的句子為論元的。

²⁸ 絕對分詞之譯根據辛嶋靜志 (2000)，其他有譯作動形詞的（如梅祖麟 1981），有譯作動詞獨立式的（如姜南 2011）。辛嶋靜志和姜南都從梵漢對譯上證明梵文佛典這個語法與漢譯佛典「VP+已」有對應關係。不過因為並非完全對應，這種證據並非沒有可質疑之處。根據姜南 (2011)，《妙法蓮華經》的「VP+已」大約只有三分之二是對應梵文的動詞獨立式的。

²⁹ 這種句子的「已」和上古漢語位於全句句末的助詞「已」是有所區別的。後者有單獨的，也有見於複合的「也已」、「也已矣」、「也已矣」中的（例見下）。在討論完成體時，後者應當排除在外。一則因為後者功能不同於完成體，二則來源也無關。後者在功能上和來源上都是助詞「也」和「矣」的合體（參魏培泉 1982:380–381；Pulleyblank 1994:340–352）。

(i)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莊子·駢拇》）

(ii) 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定州本《論語·子罕》簡 224）

³⁰ 蔣文的「非持續」難說是否與「[-持續]」([-durative]) 相當。如果包括結束動詞，那就是有差別的，因為結束動詞是「+持續」的。此外，狀態動詞本是「+持續」，但用作謂語時常著重於狀態轉變的那一刻，蔣文的狀態動詞就列為非持續動詞。

³¹ 蔣紹愚 (2001:75) 將此例視為持續動詞之例。

- (40) 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墨子·尚賢上》）³²
- (41) 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漢書·趙充國傳》）³³
- (42) 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漢書·王莽傳》）
- (43) 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然後乃喜。（《論衡·死偽》）³⁴

如果「已₂」先秦就已經出現，那麼為何佛經傳入之前的例子會這麼少呢？這似乎不難索解，因為當時「VP+已」之例本來就很少，「已₂」出現的機率自然就極低了。至於「VP+已」例少的原因，根據上舉之例，先秦「VP+完」的使用不排除有方言的限制，³⁵ 這或許多少能說明此式在上古漢語為何會這麼少用了。

如蔣紹愚 (2001) 所述，中古漢語「VP+完」的「訖、畢、竟」前可加時間副詞，而「已」則否，³⁶ 這也是「訖、畢、竟」仍具動詞性的證據之一。我們考察東漢譯經，「VP+完」已經是「已、訖、畢、竟」俱全了，但大體上也只有「訖、畢、竟」受副詞「已、既、未……」修飾（其數目還遠多於與 VP 直接相連的）；其次，東漢譯經也是大體只有「已」才能搭配非持續動詞。³⁷ 這些都是當時「已」和「訖、畢、竟」的性質已經有別的證據。這也就意謂著，從有譯經開始「已₂」就很常見了。假如「已」原本只有「已₁」，那麼「已、訖、畢、竟」都一樣是搭配持續動詞，為何只有「已」得以擴充功能而可以搭配非持續動詞呢？³⁸ 如果不是「已₂」在漢語中本就存在，我們是很難解釋佛教譯經何以會選擇「已」而不是用「訖、畢、竟」來搭配非持續動詞。因此，說佛經翻譯使得「已₂」的使用更為頻繁還可以，說「已₂」是因為佛經翻譯而產生就難以令人接受了。

³² 《墨子閒詁》認為「牆立既」不可通，疑本當作「宮牆既立」。但這只是注家對罕見句型的想法，並無版本校勘上的依據。

³³ 《前漢紀·孝宣三》有同源的文段，但沒有「已」字。

³⁴ 此例「所以」當為「許已」之誤，以下之例可以證之（參黃暉《論衡校釋》）。「策祝已畢」的「已」為副詞，與「祝畢辭已」語序有別而功能相當。

(i) 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策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論衡·知實》）

³⁵ 「已」可以確定為完成體助詞的例子目前只見於《墨子》，因此可以推定這種變化至少在先秦的宋國方言就已經開始流行。

³⁶ 中古漢語的「已」也不是沒有被時間副詞修飾之例（例見下），但罕見，可以視為演變的殘留現象。

(i) 洗浴既已，優波鞠多時使維那打撻捷。（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121c）

³⁷ 東漢譯經中「訖、畢、竟」是否搭配非持續動詞要看我們是怎麼認定非持續動詞的。如「坐」在蔣紹愚 (2001:74) 中列為非持續動詞，但我們在東漢譯經中就可以看到它後接「訖」的。例如：

(i) 時阿那律察坐訖，白大迦葉。（東漢安世高譯《迦葉結經》5c）

³⁸ 中古漢語的「訖」、「竟」也有些搭配非持續動詞之例，多見於五、六世紀的文獻中。如：《宋書·禮志》「到廟北門訖」；《賢愚經》「今已殺竟」。估計是受「已₂」類化的結果。

我們還可以換個視角來看這個問題。如上述，上古漢語副詞「已」已具有完成體的性質，修飾非持續動詞是很常見的。這也就是說，「已」因為語法化而可以限定非持續動詞在漢語中已有先例，而且是內部自行發展出來的。我們認為，「VP+已」的「已」和副詞「已」都一樣是先發展為完結義，再進而語法化，只不過是發生變化的位置有別罷了。語法化的模式既相當，「已₁」和「已₂」都是從一個「已」演化出來的自是極有可能的。

至於中古漢語時期中土文獻多使用「VP+訖／畢／竟」且主要是搭配持續動詞又怎麼解釋呢？我們認為，中土文獻「已、訖、畢、竟」的選擇與方言或作者的風格不無相關，像《齊民要術》用「訖、畢、竟」而「訖」就占了將近九成，然而在《世說新語》中「訖」的數目卻遠不如「畢」或「竟」。至於中土文獻的「訖、畢、竟」主要是搭配持續動詞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訖、畢、竟」主要是描述有過程的事件，另一方面也和中土文獻的文類脫不了關係。³⁹以《齊民要術》為例。此書是一種技術手冊，內容主要是說明農產品的產製方法或過程，這種文類多採用持續動詞是自然不過的事了。

要證明「VP+已」是中土內部自行發展出來的，除了看此句式的發展情況，還可以看副詞「已_a」是否在佛經傳入前就已經趨於衰微。東漢之時，不用「已食」而用「食已」的趨勢就已經很明顯了（如例(44)–(46)），當時「已食」也已經很罕見了。《論衡》表現得最具代表性，該書有4個「食已」而「已食」一個都沒有。「食」是基本詞彙，所用句式的轉變足可說明「VP+已」在當時的發展活力。

(44) 先為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刀杖。（《論衡·解除》）

(45) 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漢書·王尊傳》）

(46) 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VP+已」這種句式在佛經傳入以前的成熟度，也可以從前、後句動詞組重複的現象看出一些端倪。這種表達方式在上古漢語已經出現。⁴⁰例如：

(47) 魏亡晉國，猷（猶）重秦也。與之攻齊，攻齊已，魏為□國，重楚為□□□□重不在梁（梁）西矣。（《戰國縱橫家書·謂起賈》）

(48) 皆齋三日，各衣時衣，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春秋繁露·止雨》）

在先秦，「已」可以獨自用為謂語，用來連結上下文（如例(49)），動詞組的重複是沒必要的。重複動詞組，就顯示「已」有失去獨自用為謂語的傾向；而當「已」獨自用為謂語

³⁹ 中土文獻的編寫者比較容易受到傳統文獻語言的影響，因此使用「VP+完」的文獻比例不高而且見頻通常也遠較譯經為低。這也是一種文類的差異。

⁴⁰ 上古漢語「訖」也有同樣的例子，但比「已」晚出，有可能是受到「已」的影響所致。

(i) 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史記·吳王濞列傳》）

之例趨向減少，也就意謂著「VP+已，下句」的表達愈加發達。在中古漢語，「已」單獨使用之例近乎消失，而「訖、畢」保留的就多一些（如例(50)–(51)）。⁴¹不但顯示「已」的獨立性已弱，也顯示「VP+已，下句」已經是用來表達相繼事件的成熟表式了。

(49) 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

(50) 日中搗三千六百杵，訖，餅之。（《齊民要術·法酒》）

(51) 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三國志·吳書·吳主權》）

佛經開始翻譯之前「VP+已」的使用情形已如上述，還有一個問題有待探討，那就是：從上古漢語以至中古漢語，「VP+已」的「已」究竟是動詞還是助詞呢？

蔣紹愚(2001)認為，中古漢語的「已₁」跟「訖、畢、竟」一樣仍然是動詞，而「已₂」只起語法作用，是一種類動相補語。我們認為，無論是在上古漢語的「已+VP」中還是在中古漢語的「VP+已」中，「已」都是以VP為其論元的，⁴²VP指涉的事況既可以是[+持續]也可以是[-持續]，這顯示「已」的基本意含就是標示該事況有一個終結點，因此我們可以說「已+VP」和「VP+已」的「已」都一樣已具有完成體的性質。如果「已」已具有完成體的性質，我們沒有理由把它依所搭配的動詞是否[+持續]而分為兩類。就像現代漢語的「了₁」，我們不會依它搭配的動詞是否[+持續]而分為兩類。因此，我們不能同意把中古漢語的「VP+已」的「已」分成兩類。再者，既然「VP+已」的「已」的功能就等同於完成體，而又沒證據可以證明它的句法地位等同補語，那麼就不妨說它就是完成體助詞。

依照上述的論點，上古漢語「VP+已」的「已」應當已是完成體助詞。不過上古漢語「VP+已」的「已」是否都是完成體助詞也不是毫無疑問的，一方面上古漢語「VP+已」例少，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看到如下之例：

(52)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例(52)的「恐已」的意思是恐懼停止（或結束）而不是起始。「已」在此例中用的是「已」原本的「止」義。當時「止」義的「已」用為調語以醫書最為常見，如義為「疾病結束」的「病已」之例就不少。上古漢語的「病」兼可用為動詞和名詞，因此我們可以把這種例子的「病」分析為名詞。同樣的，上古漢語的「恐」也有名詞的用法，如文獻中就有「有恐」這種例子，因此我們也可以把「恐已」的「恐」視同名詞。也就是說，凡是當時「止」義的「已」用作調語時，其主語都是名詞。因此，我們目前的看法可以歸結如下：在上古漢語的「VP+已」中，「已」標示的是事況之有界，應該分析為完成體助詞；至於那些以名詞為主語的「已」，就還是保有「止」義的動詞。

⁴¹ 中古文獻「竟」用作完成動詞本就是最少見的，相對的也就罕見單獨使用之例。

⁴² 更精確的說，應是以句子為其論元。

2.3.2 助詞「已」完成體功能的形成機制

上文指出，完成體助詞「已」在先秦就已經產生，那麼它是怎麼產生的呢？

上古漢語的完結義動詞「既、已」可以用來連結相銜而起的兩件事，這種「既、已」可以獨用，也可以後接連詞「而、乃、則、即」等來連接下句，連詞以「而」最常見，「乃」次之。例如：

- (53)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左傳·成公2年》）
- (54) 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淮南子·人間訓》）
- (55)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左傳·莊公16年》）
- (56)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左傳·桓公10年》）
- (57)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大罾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莊子·外物》）
- (58) 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戰國策·燕策一》；《史記·蘇秦列傳》）

無論是否搭配連詞，「既、已」都可視為動詞性的言談標記 (discourse marker)，作用都是銜接上下文。就銜接的功用而言，搭配連詞的感覺上比獨用的還更緊湊些。在起初，搭配連詞的「既、已」在銜接上下文的緊湊度也還有高有低（由上舉之例可窺得一二），但因常和連詞結合而逐漸詞彙化，最後「既而」、「已而」等就成了表短時之詞，表示前事一結束後事緊隨而起。⁴³

在本質上，獨用的「既、已」以及複合形式的「既而、已而」和時間副詞「既_a」、「已_a」一樣，起的都是連結功能，只是前者銜接的經常是超句的段落，後者銜接的限於句子。還有一點不同，「既、已、既而、已而」和前句間都有停頓，「既而、已而」甚至是和下句是連結在一起的。無論是否後接連詞，獨用的「既、已」都可以分析為帶零形式主語的動詞，這個零形式主語指代的是前面的段落或句子。獨用的「既、已」和「VP+已」的「已」主要的

⁴³ 「已而」、「已乃」一般都位於下句的主語之前，上古漢語文獻只有三個例外，都見於《史記》，這是詞彙化後才可能有的發展。例如：

- (i) （汝陰侯夏侯嬰）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史記·樊鄴滕灌列傳》）
- (ii) 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史記·周本紀》）

不同點在於與前句是否連接。當前述事件僅由一個單句表述時，獨用的「已」就有可能前附到這個句子上而結合在一起，於是就造就了「VP+已，下句」這種句式。⁴⁴ 這種前附的「已」在上古漢語大概只限於非主流的方言，且當時「既」已沒落，因此「V+(O)+既，下句」也僅是曇花一現而已。

2.3.3 完成體「了」的產生與發展

有關歷史上完成體「了」成立的判斷依據，有一種看法是認為「了」得在賓語前才有資格稱為完成體助詞；另一種看法是認為僅靠句法條件不足以判斷，而當以語義為主或者需要句法與語義兼顧。⁴⁵ 吳福祥 (1996) 還認為唐五代的「了」即使是語法化，也只到達動相補語的程度。如上述，我們認為一個詞只要具備完成體的性質並且在語法上不具補語的特點，就可以把它稱作完成體助詞，而判斷是否具有這樣的性質的依據最主要是看能否搭配 [-持續] 動詞且表達有界性。我們據此判斷「已」在先秦已可用為完成體助詞。同樣的，要判斷「了」是否完成體助詞，我們也不認為需要看它是否位於賓語前而是要看它能否搭配 [-持續] 動詞且表達有界性。

《敦煌變文》、《祖堂集》的「了」常見搭配 [-持續] 動詞（如例 (59)–(60)），⁴⁶ 我們可以據此推斷五代的「了」已有用作完成體助詞的。此時的「了」大致上都還位於賓語後，⁴⁷ 「了_a」處於從句之末，因此位置與「VP+已」的「已」相當；主句末的「了_b」則後面通常要跟著一個助詞「也」。⁴⁸

(59) 天明了，其鬼使來太安寺里，討主不見。（《祖堂集》14 卷）

(60) 雪峰見他來，問師：「教你去江西，那得与摩迴速乎？」師對云：「到了也。」
（《祖堂集》10 卷）

⁴⁴ 有關「VP+已」的形成之因，4.2 節會有進一步的說明。

⁴⁵ 前者如王力 (1958)、太田辰夫 (1958)、梅祖麟 (1981)，其中王力稱作動詞詞尾。曹廣順 (1999) 還更為嚴格，認為須能搭配述補式動詞的才算。後者如趙金銘 (1979)、潘維桂、楊天戈 (1980)、吳福祥 (1996)、楊永龍 (2001, 2003) 等，難以盡舉。相關介紹可參考蔣紹愚、曹廣順 (2005:198–198)、林新年 (2006:16–17)。

⁴⁶ 參吳福祥 (1996:288–302)、魏培泉 (2002)。吳福祥認為唐五代的「了」還只是動相補語。我們認為，作為動相補語的詞並未盡失其詞義，也仍保有補語的特性。如唐五代的「得」與「却」在使用上有趨於積極與趨於消極的分別，這是詞義未盡失；二者都可後接「了₁」（例見下），與結果補語相當。只是這還不能概括所有方言的發展情況，現代方言的完成體助詞有多種來源，現今已能證明有來自「得」的，至於是否有來自「却」的還有爭議。唐五代的「了」除了那些仍用為動詞的，在語義和句法上一般已不具動相補語的特性。

(i) 仰山危手接得了，便禮謝喫。（《祖堂集》16 卷）

(ii) 師問僧：「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拈卻了与你道。」對云：「拈卻了也。」（《祖堂集》11 卷）

⁴⁷ 《敦煌變文》有幾個「了」在賓語前之例，《祖堂集》沒有這種例子。

⁴⁸ 魏培泉 (2002) 指出，《祖堂集》「了也」的「也」相當現代漢語的「了₂」而「了_a」和「了_b」都相當「了₁」。

那麼完成體「了」的時代是否可以更往前推呢？我們先看上、中古漢語時期，這個階段前人曾列舉的「VP+了」之例大致如下：⁴⁹

- (61) 晨起早掃，食了洗滌。（王褒〈僮約〉）
- (62) 凡秋收了，先耕蕎麥地，次耕餘地。（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雜說》）
- (63) 天遣我借君償債，今既償了，不得久住。（勾道興本《搜神記》）
- (64) 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三國志·蜀書·楊洪傳》）
- (65) 臣松以為權愎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三國志·吳書·吳主權》裴松之注）
- (66) 益部耆舊傳令送，想催驅寫取了，慎不可過淹留。（王獻之〈雜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只是這些例子都不怎麼可靠。例(61)–(62)所出的文獻著作時代是應當存疑的。其他幾個例子的「了」疑非「終了」義而為「明了」義（即「清楚、明白」）。李明晶(2010)指出，「了」的「明白、了解」義從東漢中期以後使用頻率提高，處於狀語位置而發展為「完全」義的副詞，後來更由此產生「終了、完結」之義，成為完成動詞。⁵⁰此義成立的時代是在三國，證據是《廣雅·釋詁》有「了、闕、已，訖也」。⁵¹雖然「了」在三國已有「終了、完結」之義已可證明，但就中古文獻而言，「了」大皆為「明了」或「完全」義，「終了」義的「了」其實很罕見。而且例(63)至(66)用「明了」義解釋看來比用「終了」義解釋更為順恆。例(65)「信淵意了」的「信淵」和「意了」是並列關係，可解為「信念甚深且意念明白」，其中的「了」是主要動詞。例(63)的「償了」可解為「還清」；例(64)的「公留我了矣」可解為「主公要留我的意思很清楚了」，此例的「了」若是為「終了」義，句義就很難說得通。例(66)「催驅寫取了」的「了」解為「終了」和「清楚」兩可，後解可譯為「催促趕快騰清」。既然中古漢語的「了」罕見「終了」義，我們寧取後解。總之，中古漢語「VP+了」的「了」連是否有完結義的都成問題了，更別說是用為完成體了。

我們再看唐代的情形。唐代的「了」和「畢、竟、訖」一樣常受副詞修飾（如「已、既、未、不、將、須、纔、方、向、始、便、總」），因此仍常用作動詞。不過當時搭配成就動詞或狀態動詞的也已不少（如例(67)），因此此時完成體「了」應已產生。

⁴⁹ 前人所舉《齊民要術·雜說》的「VP+了」總共有三例，這裡只舉一例。例(64)–(66)為曹廣順(1995:16–17)所舉。曹廣順(1995:17)還列有竺法護譯《佛說大淨法門品經》中的一例，其文為「其說經法如幻師化了，聽假音不著其聲，不造解說。」此例的斷句宜當易為「其說經法，如幻師化，了聽假音，不著其聲，不造解說。」「了」是義為「清楚」的副詞，「了聽」當與「諦聽」義近。

⁵⁰ 「終了」義來自副詞「了」之說則尚有待商討，因為需先解決以下的問題：一，副詞「了」通常是倚賴否定詞才取得「完全」義的，換句話說，此義的成立是超出詞法層面的；二，這種演變同時涉及語義和句法位置的轉移，其過程還缺乏合理的解釋；三，中古漢語以名詞為主語的「了」可以釋為「終了」的例子很少。筆者比較願意相信「終了」義是由「明了」義在謂語位置轉成的，可以這麼看，當事情處理清楚時往往也是事情告終之時。

⁵¹ 此證據最早為太田辰夫(1958)所舉。

- (67) 兩軍中尉語趙歸真曰：「今日進仙臺了，不知公等求得仙否？」（《入唐求法巡禮行記》4卷）

曹廣順 (1995:16–17) 指出，中古漢語「VP+完」的完成動詞「已、訖、畢、竟、了」到唐五代開始由「了」歸併。⁵² 這是說由一個完成動詞「了」統一了所有的完成動詞。蔣紹愚 (2001:78) 指出，「了」的前身只是「已」，因為只有「已」和「了」一樣具有完成體功能。我們基本上同意他的觀點，不過「訖」在中古漢語下半葉已開始搭配 [-持續] 的動詞（如例 (68)），到唐代則更為常見（如例 (69)）。唐代「了」的這種用法的流行也較「訖」為晚，因此除了「已」，助詞「了」所接替的應該還有「訖」。

- (68) 曝乾訖，剝殼取食之，味似栗。（《齊民要術》10卷）

- (69) 即他人捕得及罪人身死訖，若罪人自首，各得追減二等。（《唐律疏議》28卷）

3. 經驗體標記與語序類型的演變

3.1 現代漢語的經驗體標記

3.1.1 「過₁」與「過₂」之辨

現代漢語的經驗體可以分為「過₁」和「過₂」，二者可以從語義和語法來加以區別。呂叔湘 (1980:216–217) 指出，「過₂」的動詞前可以加「曾經」，而且「過₁」和「過₂」的否定式有所不同。⁵³ 例如：

- (70) a. 吃過飯了 —— 還沒吃呢 （表「完畢」=「過₁」）
b. 吃過小米 —— 還沒吃過小米 （表「曾經」=「過₂」）

孔令達 (1986) 指出，「過₁」和「過₂」的語法意義有如下的差別：1. 「過₁」不受時間限制，可以用於過去、現在和將來，「過₂」總是和過去時間相連繫。2. 「V+過₁」中的 V 表示某一具體的動作、行為或狀態，其次數等於 1；「V+過₂」中的 V 表示過去所有同類的動作、行為或狀態，其次數大於或等於 1。該文並指出「過₁」和「過₂」在形式標誌和句式的選擇上也有所不同。形式標誌的不同如：「過₁」可以搭配「了₁」、「了₂」、「已經」，不能

⁵² 此文又指出，「了」在移到賓語前以後跟著又取代「得」、「却」。不過「得」、「却」在唐五代之時至多只到動相補語的程度，證據是後面還可以加「了₁」，「了」和「得」、「却」性質有別，要怎麼替換還需要解釋。

⁵³ 該文只用語義來區別「過₁」和「過₂」，前者稱作「表示完畢」，後者稱作「表示曾經」。

搭配「曾經」；「過₂」剛好相反。⁵⁴ 句式選擇的不同如：一，「V+過₁」經常出現在承接複句的一個分句中充當調語，「V+過₂」很少這種用法。二，「V+過₁」經常和「後、之後、以後」組合成表示時間的短語，「V+過₂」這種用法很少。這些區別方法有部分用在現代漢語是有效的，但在經驗體剛產生的初期卻未必適用。

3.1.2 「曾（經）」與「過」的異同

一般認為現代漢語的經驗體就是助詞「過」，較少人把副詞「曾（經）」視為經驗體。現代漢語的「曾（經）」也表經驗，功能和「過₂」相類，因此也可歸入經驗體。但二者在使用上的還是有所區別的，有時又可以共現，這就需要解釋了。過去把經驗體副詞和經驗體助詞相比較的論文很有限，因此有關這方面的研究還是比較缺乏的。

Yue-Hashimoto (1993:72) 指出，大部分的漢語方言都用後綴「過」來表示經驗體，只有某些閩南方言用前綴 [bat]（如廈門、漳州、台中）。此詞在 Lien (2007) 引的閩南語文獻中作 [pat]，該文並指出此詞來自「別」，可信。實際上，現代台灣閩南語也用「過」，現代漢語也用「曾（經）」，因此就漢語方言的一般狀況而言，在選擇副詞和助詞作為經驗體上並非只是二選一而是偏向程度的不同。⁵⁵

現代漢語在選擇使用「曾（經）」和「過₂」上受制於複雜的因素，以下略舉其要。其一是節律。動詞如果是單音節的而且後面又沒有其他成分，那麼「過」是必用而「曾經」就不是必要出現的（如例 (71)）。如果動詞是複音節的或者是帶賓語的，「曾經」的使用率就提升了。「曾」已偏為文言詞，較少使用。「曾」如果搭配單音節動詞，也剛好是一個音步，可以不必搭配「過」。其二是動詞的性質。當動詞是含結果補語、動相補語的（如「到」、「得」）或帶助詞「了」時，就傾向於使用「曾經」而少用「過」（如例 (72)–(73)）。此外，有些動詞傾向於搭配「曾經」，如我們可以說「曾經是」而通常不能說「是過」。其三是調語的複雜度。如果動詞前後有較多的成分，就比較會傾向於用「曾經」（如例 (74)–(75)）。現代漢語的「過」在較為複雜的動詞組中比「曾經」少見，有可能是信息辨識度的問題。「曾經」位在「過」前而且表面句法層次也較高，因此比「過」容易辨識。其四是修飾語的性質。有些副詞只搭配「曾經」。如「曾經」能搭配「一度」、「一再」等，這是「過」沒有的（如例 (76)）。其五是否定式。「不曾」已偏為文言詞，因此否定式通常是以「過」搭配「沒（有）」。

⁵⁴ 事實上「過₂」也不是不能搭配「已經」。李妍 (2006:30–31) 指出，「過₂」雖然也有搭配「已（經）」的例子，但較罕見。

⁵⁵ 現代台灣閩南語的經驗體可以單用 [bat] ([pat]) 或單用「過」或兩者兼用，但單用「過」的環境遠較現代漢語受限，而且老一輩的人對於單用 [bat] ([pat]) 有較高的接受度而對於單用「過」的接受度較低。

- (71) a. 他來過。
 b. 他曾經來過。
 c. *他曾經來。
- (72) 他曾經打遍天下無敵手。
- (73) 我曾經失落了自己，但是我並不把他看做失敗。
- (74) 初步選定的顏色曾經公開展示徵詢各界反應。
- (75) 當大家沈醉在茫茫的書海中，是否曾經用心去體會那些幕後辛苦的小義工和師長們。
- (76) 他們曾經一度相當的灰心，決定不買房子。

3.2 上古漢語的經驗體副詞

上古漢語沒有經驗體助詞但有功能如同「過₂」的副詞「嘗」與「曾」，其否定式為「未嘗」、「未曾」。例如：

- (77)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
- (78)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
- (79) 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墨子·親士》）
- (80) 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上古漢語的經驗體副詞以「嘗」為主；「曾」相對晚出而且例子很少，⁵⁶ 先秦罕見，西漢例子也不多。以《史記》為例，經驗體「曾」只有 6 例，其中有些例在其他文獻中還有異文。如其中的 4 例在《漢書》中就作「嘗」、「常」、Ø。如例 (80) 於《漢書·張馮汲鄭傳》作「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曾」在中古漢語使用大為增長，「嘗」雖然在中土文獻中仍相當常用，但在佛經中與「曾」相較就微不足道了。唐五代時，「嘗」可能已非口語詞了，因為如《王梵志詩》、《神會語錄》、《敦煌變文集》、《祖堂集》這種較為口語化的文獻中幾乎都是用「曾」而「嘗」只有寥寥數例了。

3.3 經驗體助詞的產生與相關問題

目前對經驗體「過」成立時期的看法大致可分為六朝、唐五代、宋代等三派。研究歷史語言，首先就是確立事實，然後才能進行有效的推演。可是我們看以往對早期經驗體「過」

⁵⁶ 「曾」於上古文獻主要是用為「竟然」義。

的研究，例句解讀失誤的就有不少，這會使得我們對「過」的實際發展造成誤判，也很難由此歸結出可信的理論，因此我們需要再檢視以確認經驗體「過」成立的時期。

木霽弘 (1989) 認為六朝時就有表示動作行為成為過去的「過」，但所舉的三個例子都是誤讀的。例如《世說新語·政事》「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的「過」應只是「經過」之義；《世說新語·言語》的「謝過」應為「為罪過而道歉」之義；嵇康〈雜詩〉「歎過綿駒」的「過」應是「超過」義。此文談及唐代的動態動詞，總共舉了 7 個例子，我們認為也都是誤判。⁵⁷ 太田辰夫 (1958:218–219) 指出，表完成的「過」是宋代才有的；曹廣順 (1999) 也指出，大部分的助詞產生於唐五代，但表示曾經的「過」在宋代以後才出現。不過在曹廣順 (1995:38) 中，就列有唐代的動態助詞「過」10 例，其中「過₁」有 9 例而「過₂」僅有 1 例。「過₂」的一例為《筠州洞山良价禪師語錄》的「老僧行腳時曾往過來」，只是我們認為此例的「往過」和李賀〈榮華樂〉「誰知花雨夜來過」的「來過」應該都只相當「來造訪」、「去造訪」的意思，「過」仍然是「造訪」義的實詞。這樣看來，唐代應當還沒有相當「過₂」之例。即使唐五代是否已有「過₁」也很成問題，如曹廣順所舉 9 例中是否有真正的「過₁」恐怕也有爭議。吳福祥 (1996:308) 指《敦煌變文》有三個表完結的「過」之例，但其中有兩個例子是「亡過」，「亡過」其實應是義為「逝世」的複合詞，此詞見於其他的唐宋文獻也不少。⁵⁸

在唐宋時期，文獻中所見「V+過」的「過」不容易判別是經驗體還是趨向補語的情況是不少的。同樣的問題即使在處理明代語料時也仍然存在。在明代語料中，「過」是否有經驗體的內含，跟所搭配的動詞密切相關。通常表示位移或遞交的動詞搭配的「過」一般不是經驗體，如「走過、取過、接過、捧過、拿過、採過」。「哄過、瞞過」也有「通過」某人的關卡之意含，因此「過」主要是用為趨向詞。有的動詞則介乎趨向詞和時體標記之間，如「使過」、「借過」的「過」在例 (81)–(82) 中是趨向詞而在例 (83) 中就比較可能會被視為經驗體了。⁵⁹ 同樣的，如「挨過年」的「年」也是一種通過點，但因本為時間詞，因此「過」就具有時間意義了。目前我們有一些判準可以用來區辨經驗體和趨向補語，比如有以下用法的「過」就不是經驗體：⁶⁰ 1. 可以與 V 構成能性式，例如《景德傳燈錄》的「謾不過」、「透得祖佛過」；2. 「過」和賓語間有語義選擇限制；3. 「過」後面可以補上趨向詞「來」或「去」。但即使是這樣，實際要判斷有時也有為難的。如「走過」的「過」在例 (84) 的可以判為趨向詞，但在例 (85) 就難以決定了。在現代漢語中後者通常會被分析為經驗體，但以當時「過」的發展情況來看，我們也可以把「這路走過幾遍」理解為「走這路幾遍之事已過」。

⁵⁷ 有「放過」(2 次)、「來過」(2 次)、「驅過」、「來相過」、「相較過」等。

⁵⁸ 不僅是唐五代，宋代語料免不了也有類似的判讀問題。如楊永龍 (2001:191) 所列《朱子語類》「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之例，其中的「作過」應是「犯罪」之義，這種用法常見於宋元文獻。

⁵⁹ 會有這種分別多少也和「使」有「用」和「使喚」二義有關。

⁶⁰ 以現代漢語的標準來看，如果「過」與 V 之間可以插入名詞，那麼這種「過」一般只用為補語。只是這個標準不能適用於所有方言。在近代漢語中，這種標準雖可適用於大部分的情況，如《景德傳燈錄》「引舌過鼻」、「放和尚過」的「過」明顯還是動詞，但如例 (83)「嚼他過」的「過」應該已是經驗體助詞了。

- (81) 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過馮媽媽來。（《金瓶梅詞話》14回）
- (82) 拿我帖兒，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裡房子的原契來，與何公公要瞧瞧。（《金瓶梅詞話》71回）
- (83) 你我相交一場，當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也曾嚼過他的。（《金瓶梅詞話》80回）
- (84) 他師徒們正說話間，卻倒也走過許多路程，離了幾個山岡。（《西遊記》93回）
- (85) 這猢猻子全不察理！這路雖是走過幾遍，那時只在九霄空裏，駕雲而來，駕雲而去，何曾落在此地？（《西遊記》96回）

我們同意宋代就已經有經驗體「過」了，只是如上述要在當時的語料中分辨「過」是經驗體還是趨向詞都成問題了，要再進一步去分辨「過₁」與「過₂」就更不容易了。雖然在近代漢語中，「過₁」和「過₂」是有它的分際模糊之處，但我們認為還是有可分辨之處，而且「過₂」的產生還要晚於「過₁」。有關「過₁」和「過₂」的分判標準以及其發展過程，我們另文處理，這裡不予細論。

3.4 近代漢語經驗體副詞的演變

「過₂」趨於興盛對於經驗體副詞的使用造成了一些影響。例如：

其一，「過₂」開始取代「曾」。「過₂」和「曾」最早只是並存，後來「過₂」也可以獨自為經驗體，「曾」的使用頻率也就相對下降了。

其二，「過₂」開始搭配「未、沒」而使得近代漢語「不曾」的使用率趨於下降。上古漢語「曾、嘗」的否定式本是「未曾、未嘗」，中古漢語起開始行用「不曾、不嘗」（如例(86)–(87)），⁶¹因此「曾、嘗」的否定式總共就有4種形式。近代漢語「嘗」衰而「曾」興，因此否定式就以「未曾、不曾」為主了，而且「不曾」的使用也逐漸凌駕於「未曾」之上。「過₂」最初經常搭配「未曾、不曾」（如例(88)–(89)），當「過₂」可以獨自表達經驗體時，其否定副詞就不必是具有經驗體性質的副詞了，因此「過₂」就開始改搭配「未、沒」了（如例(90)–(91)）。「未」本是「已」的否定，可以用來搭配「過₂」就表示「過₂」已經成熟了。

- (86) 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世說新語·文學》）
- (87) 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嘗為將，不可遣。（《宋書·吳喜傳》）
- (88) 若以常人犯盜論罪，刺斷還俗，事主善智係善祥師兄，同寺居止；若以比親屬斷罪，免刺，及不還俗，未曾斷過如此体例。（《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刑部·諸盜一》）

⁶¹ 上古漢語的「不嘗+VP」只用於反問句。例如：「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戰國策·趙一》；《史記·刺客列傳》）

- (89) 豬八戒見了，歡喜道：「哥啊，我和你做這幾年兄弟，只這些兒不曾弄過。我纔喫了些東西，道要幹這個事兒哩。」（《西遊記》45回）
- (90) 眾人說：「從來未見過有這樣神異。」（《大明英烈傳》32回）
- (91) 他在屋裡背地調唆漢子，俺每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金瓶梅詞話》51回）

其三，「曾」在近代漢語也用如「已經」或「過₁」。近代漢語的「曾」有時很像現代漢語的「已經」或「過₁」，有時還可以搭配「過₁」。如例(92)–(95)所要表達的顯然不在於過去有沒有吃藥或用飯的經驗而是指一個有特定時空的飲食事件是否發生，因此這些例子的「過」和「曾」的功能是有別於現代漢語的「過₂」和「曾（經）」的。也就是說，這種「曾」在現代漢語通常是不用的。「曾」會有這樣的語義演變，可能是因為「過₂」成長到成為經驗體的主力，使得「曾」淪為經驗體的配角，終於造成「曾」得到這樣的重新解釋。或許是因為有這樣的變化，再加上否定式有「未」、「沒」可以替代「不曾」，最後就使得「不曾」逐漸從主流方言中退出，現代漢語也就比較少用了。

- (92) 俺從早起喫了些飯，到這早晚不曾喫飯裏，好生的飢也。（古本《老乞大》）
- (93) 又問燕青道：「你曾吃飯也不曾？」燕青道：「吃得飽了。」（《水滸傳》73回）
- (94) 縣君又問道：「可曾用過晚飯？」大夫道：「晚飯已在船上吃過，只要取些熱水來洗腳。」（《二刻拍案驚奇》14卷）
- (95) 蕭北川口裏呷著酒說道：「管家，到後邊問聲，吃過了藥不曾？吃了藥放兩三個屁，打打兩個噯，這脹飽就要消動許多。」（《醒世姻緣》4回）

4. 古今時體標記語序類型的異同與演變之因

4.1 古今時體標記語序類型之異同

上古漢語可以證實為時體標記的只有完成體和經驗體，因此要作時體標記的古今類型比較，就只能針對完成體標記和經驗體標記的異同來下手了。上古漢語這兩種時體的表達都是由副詞擔任的，⁶² 換句話說，當時的時體標記是一律位於動詞前。現代漢語完成體標記和經驗體標記的語序並不完全一致，完成體是由動詞後的助詞充任，而經驗體則兼由副詞和動詞後的助詞來表達，也就是兼有兩種語序。因此上古漢語到現代漢語時體標記在語序類型上的轉變，並不只是由動詞之前轉為動詞之後那麼簡單。

⁶² 完成體助詞「已」還處於萌芽階段，姑置不論。

如上述，上古漢語的完成體基本上是以副詞「既、已」來表達的。在戰國時期，出現了「VP+已」的句式，其中的助詞「已」已具有完成體的性質，因此可以分析為完成體助詞。助詞「已」在上古漢語的見頻極低，但到了中古漢語就達到高峰，完成體置於動詞後的這個新語序類型於是就穩固下來了。進入近代漢語時期，「VP+了」取代了「VP+已」，後來「了」移置賓語之前，就成為現代漢語的「V+了+(O)」形式。完成體助詞「了」無論是否位移，都和「已」一樣是位於動詞後，和先秦完成體副詞位於動詞前有語序的差異。現代漢語的副詞「已經」是由上古漢語的完成體副詞「已」雙音節化而成的，而現代漢語的完成體主要是使用助詞「了₁」，因此現代漢語的完成體在語序上看起來就像混合的類型。不過上文已指出，現代漢語的「已經」已經不具有完成體的性質了，它不僅失去表示先時的功能，也不再具有標示有界化的作用，因此現代漢語只有「了₁」才是真正的完成體標記。也就是說，現代漢語的完成體的語序基本上還是屬於位在動詞後的類型。現代漢語助詞「了₁」的功能和上古漢語的時體副詞「已」的功能大體一致，因此就完成體而言，從上古漢語到近現代漢語，有由動詞前改換為在動詞後的一個語序類型的轉變。⁶³

上古漢語並沒有經驗體「過」，當時功能大致能與現代漢語經驗體「過₂」相對當的是副詞「嘗」和「曾」。「曾」後來逐漸取代「嘗」而在近代漢語成為主流，而且也產生了現代漢語中常用的雙音化形式「曾經」。經驗體「過₁」和「過₂」都是在近代漢語才產生並持續到現代漢語的。「過₁」的功能是上古漢語的「曾」所不具備的，上古漢語中勉強能與「過₁」拉上關係的是功能相近的時間副詞「已、既」；現代漢語的「過₂」和副詞「曾（經）」表示時體的功能大略相當，都同樣用以表示無定經驗體，只是使用條件有些分別。現代漢語的「了₁」和「已（經）」功能基本不同，而「過₂」和「曾（經）」功能基本相同，也就是說完成體標記和經驗體標記在功能的分攤上採取不盡相同的方式。不過「過₁」的功能是「曾（經）」所不具備的，所以經驗體「曾（經）」和「過」的功能還是有明顯分歧的。因此，也就如同「了₁」和「已（經）」有功能的差異，「曾（經）」和「過」也有功能的差異。

只就完成體和經驗體而言，現代漢語時體標記的使用是在多方面制約下運作著的，巧妙而有彈性的交替使用不同位置的時體標記是現代漢語有別於上古漢語的一個特點。若只是把時體標記古今語序的轉變看成是從動詞前的語序演變為混合語序的演變，就未免太過簡化了問題。

在完成體和經驗體之外，現代漢語還有一些上古漢語未見的時體標記，語序也不是齊一的。雖然多數是位於動詞後的（如持續體「著」、起始體「起來」、延續體「下去」），但

⁶³ 現代漢語的完成體標記的認定和語序是存在著不少問題的。漢語的完成體助詞「了₁」並不是在所有適合標示完成體的環境下都是必用的。「了₁」在某些條件下可以不用，如結果補語、動相補語雖非完成體助詞，但也有蘊含完成體意含的（如動相補語的「到」可以分析為含有[+到達，+完成體]的義素）；有時動詞即使是無體標記也有和完成體一致的內含。現代漢語的「已（經）」雖非完成體標記，但有時僅含有「已（經）」而無「了₁」的表式也會有類似「了₁」的意含。「已（經）」主要表示某事在參照時間前發生，而過去的事在無標的情況下一般為有界，因此在實際應用上「已（經）」和「了₁」會有吻合之處，難免會讓人以為「已（經）」還保有上古漢語副詞「已」的完成體性質。

也有位於動詞前的（如進行體「在」）。這些時體標記的形成應是順應當時語言結構的演化走向的（說見下），而其固化又與其功能的限制有密切的關連。

進行體「在」和持續體「著」性質相近，但分居動詞前後，看起來像是一種語序類型的對比。不過「著」是適用面較窄或者功用相當受限的一個助詞，它通常只搭配靜態動詞，要搭配動態動詞還要有一些條件配合才行；相對的，「在」能搭配動態動詞和靜態動詞，甚至也能容許和「V-著」同時出現。

若把漢語史和現代方言的其他時體標記及其用法納入考量，情況就更為複雜了。例如：閩南語的經驗體和其他方言差別較大，這個方言新興了一個經驗體副詞「別」，取代了上古漢語以來的「曾」。雖說台灣閩南語也使用「過」，但更傾向於使用副詞「別」，也就是說這個方言主要的經驗體標記仍是副詞。部分的歷史語料以及中部方言可以見到使用動詞後的「在」來表示進行體或持續體，與現代漢語用動詞前的「在」來表示進行體有別。⁶⁴

以上這些事實說明漢語時體標記發展的複雜性，不是只指出有從動詞前移到動詞後的趨勢就足以交代的。

4.2 漢語史中時體標記語序演變之因

漢語時體標記語序類型的演變可以大略描述如下：上古漢語的時體基本上是以副詞來表現的，到了近代漢語就多了一個時體助詞的類。除了已經消失的「已」之外，這些時體助詞都是這個時期才產生的，而且有不少還沿用到現在。然而發展到今日，時體副詞也並沒有完全被時體助詞取代，而且還有一個新的時體副詞「在」誕生。

以下我們對這樣的發展試著提出一些解釋。

「VP+已」的「已」是最早的時體助詞，是今日完成體助詞之源，因此要了解完成體語序類型的演變，必須先探討這種句式產生之由。由於「已」用為完成體助詞在先秦就已經發生，因此完成體由動詞後的助詞來表達的這種語法的產生自然是不晚於先秦的。如果我們同意這點，那麼完成體助詞的產生是受到譯經的影響的假設就不能成立了。也不應如前人提出的，「已」的虛化為助詞是因為述補式動詞的成立與流行而造成的，因為述補式動詞的成立無論如何不得早於中古漢語。

漢語的時體標記大都來自動詞，因此動詞能出現的位置會影響到時體標記的發展。先秦的動詞「既、已」是一種作格動詞，它可以用作不及物動詞，也可以用作使動詞而成為及物動詞。當不及物動詞「既、已」用作謂語動詞並以句子（或動詞組）為其主要論元時，它的主語通常是複指前面句子的零形式，這意思是說「既、已」通常是獨用的，與前面的語段之間是有停頓的。因為是獨用，它與前句的結合是不緊密的，也因此動詞性明顯而不容易語法化。當「既、已」用作使動詞並且以動詞組為賓語時，它與後面動詞組的結合是緊密的，加

⁶⁴ 為何會有這樣的分歧，自應從各方言時體標記在形成與固化之時其語言結構是處於怎樣的發展階段來加以探究。有些時體標記的發展我們目前已經可以構擬，但有些時體標記的發展現在還不好解釋。

上語義比起後面的動詞更為不具體，就很容易轉化為副詞。這就是先秦動詞「既、已」為何較容易演變為副詞而不是助詞的原因。使動用法大概是在先秦的某些方言中就開始趨衰了，這也使得不及物動詞作為謂語的用法相對成長，同時以動詞組為主語的語法也隨著這個演變趨勢而發達起來，動詞「已」也跟著與前面的語句開始有較緊密的結合，然後才導致「已」的語法化。⁶⁵ 我們認為，「已」的語法化是直接來自作謂語的「已」，不同於由述補式動詞的補語成分的語法化。

使動式的衰退和助詞「已」的成長有密切的關連，這也可以從以下的現象來印證。一，使動式到了中古漢語時已基本消失，而「VP+已」的替換「已+VP」也是到了中古漢語才得以明朗化。二，上古漢語的「畢、竟」也都是作格動詞，也兼有不及物和及物兩種用法，當時及物動詞的「畢、竟」搭配動詞時也有語法化為副詞的發展。在中古漢語時，我們也可以看到「VP+畢」、「VP+竟」替換掉上古漢語的「畢+VP」、「竟+VP」的平行變化。⁶⁶

如上述，「VP+已」的「已」後來為「了_a」所取代，「了_a」取代「已」可以視為一種詞彙替換。「了_a」後來又移到動詞和賓語之間成為今日「了_i」的一部分，位移的原因尚有爭議，因與本文議題無關，因此姑置不論。

我們再看其他時體助詞的發展，這些時體助詞都是在近代漢語才產生的，它們形成的條件有別於完成體助詞「已」。

曹廣順 (1995) 指出，動態助詞的發展有以下三個階段：

連動式（並列結構）> 動補式 > 動詞＋助詞

就歷史語料而言，這個演變過程除了不能說明助詞「已」的演變外，大體可以視為多數時體助詞的演變模式。述補式動詞產生時間是有爭議的，太田辰夫 (1958) 認為是在唐代才產生的，但現在有較多的學者認為是產生於中古漢語。無論起於何時，該式真正的發達時期恐怕也還在近代漢語時期。述補式動詞提供了動詞 V2 語法化的條件，因此時體助詞以及具有時體性質的動相補語「過」、「著」、「得」、「却」、「下去」、「起來」等都是近代漢語才產生的。現代漢語方言除了由賓語後移到動詞後的完成體助詞（如「了、矣」）以及用作進行或持續的「在、哩……」之外，其他助詞也大抵來自自由述補式動詞虛化的動相補語。述補式動詞一般包括動結式和動趨式，時體助詞以來自動趨式為多。來自動結式的如「得」，來自動趨式的如「過、著（仔）、倒、却、下去、起來……」等。⁶⁷

⁶⁵ 「VP 既」在先秦如曇花一現，是因為新語法產生之時，「既」也正處於從歷史舞台淡出的階段。

⁶⁶ 從上古漢語到上古漢語還可以看到從「盡+V」轉為「V+盡」的變化（參蔣紹愚 2004），這也是使動式衰亡所造成的結果。不過「盡」和時體無甚關連，而且「V+盡」可以位在賓語之前（如《六度集經》有「吞盡爾民」之例），這都是「盡」和「已」的發展有別的地方。

⁶⁷ 「得」、「却」在唐宋時期應該還沒成為真正的完成體助詞。現今湘方言的助詞 /ta/ 可能來自「得」，參伍雲姬 (2006:169)。湘方言還有助詞「咖 /ka/」，馮力 (2003) 認為來自「却」，伍雲姬 (2006:169) 認為源於「解」，我們認為他們提出的證據都還不夠充實。

對於時體助詞「過」、「著」與時體副詞「在」的發展這裡要再補充一些說明。

「曾（經）」原本只是表無定的經驗體；「過」則可以表有定的經驗體（「過₁」），也可以表無定的經驗體（「過₂」）。「過₁」具有「曾」所無的功能，這或許是經驗體「過」能夠立定腳跟並進而擴展的重要因素。即使近代漢語的「曾」也曾有發展為有定經驗體的事實，但「過₁」畢竟已立穩腳跟，表有定經驗體的「曾」終究沒能在現代漢語留存下來。

現代漢語的「著」是持續體，但在吳語中有一個由「著」發展來的「仔」卻是完成體，⁶⁸ 這種反方向的發展看起來很奇特。不過如果我們掌握了助詞「著」的發展過程以及現代漢語「著」的用法，卻也未見有矛盾之處。「著」在上古漢語本是「移置」義的位移動詞，中古漢語發展出一種「V-著+處所詞」的句式，這種「V-著」可能到近代漢語才發展為述補結構，⁶⁹ 然後「著」才進一步發展為助詞。「V-著」可以因著眼點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發展，如果著眼在位移的動態與完成則發展為完成體，也即是今日吳語「仔」的由來；如果著眼在位移之後的持續狀態就發展為持續體，也就是現代漢語「著」的由來。「著」在發展為持續體的過程中，一直受到「V-著」的形成條件與限制的影響，到了現代漢語也以搭配靜態動詞為主，它標示時體的功能也就相對不強。

進行體副詞「在」的產生和介詞組語序的演變有密切的關係。先秦表示所在的介詞「於」詞組本位於動詞後，到了中古漢語，表示所在的介詞組基本上就已是位於動詞之前了。⁷⁰ 表示所在的介詞組一般是用作動詞組所指涉的活動之背景的，但也經常兼作活動的時間背景。介詞組的時間意含在「在+處所代詞」更為明顯，因此在部分的方言與歷史文獻中就有用「在+處所代詞」來表達進行體的。當處所代詞省略成為零形式時，就更容易被用來表示進行的意義，就像現代漢語動詞前單獨的「在」就只是表示進行的時體標記了。

從漢代起，漢語的語序就有一個走向遵循時間序列原則的發展趨勢。⁷¹ 述補式中的動作結果在動作之後，就屬於這種發展的一環，動相補語與時體助詞也就在這樣的趨勢下跟著產生；進行體「在」是由用來設定時空背景的「在+處所代詞」發展出來的，雖不同於那種由述補式產生時體助詞的模式，但也是遵循時間序列的原則而產生的。

⁶⁸ Mei (1979)、梅祖麟 (1989) 認為吳語中的「仔」兼有完成體和持續體兩種功能，歷史的來源為「著」。劉丹青 (1995) 認為吳語的「仔」只有完成體的功能而沒有進行體的功能，也認為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仔」是來自「著」的。我們同意劉丹青對「仔」的功能分析，但對於「仔」的來源仍然支持梅祖麟的觀點。

⁶⁹ 魏培泉 (1993) 認為「著」在中古漢語時還是「V-著」的中心語，也就是說「V-著」在當時還是狀態式。

⁷⁰ 參魏培泉 (1993)。

⁷¹ 有關時間序列原則的內含可以參考 Tai (1985)。

5. 結論

本文探討上古漢語與現代漢語時體標記語序類型的異同以及從上古漢語以來時體標記的演變。由於上古漢語能確認的時體標記只有完成體和經驗體，因此文中就以此為主來比較古今時體標記的異同。

完成體助詞「了₁」和經驗體助詞「過」都是近代漢語才產生的，這兩個詞都是上古漢語所無的，上古漢語中能夠表達完成體和經驗體的就只有時間副詞「既、已」和「嘗、曾」。本文探討「既、已」和「嘗、曾」的功能，經過比較分析，我們判定「既、已」的功能與「了₁」基本相當，因此可視為完成體；「嘗、曾」的功能也相當「過₂」，因此也應視為經驗體。上古漢語的時體標記都是由副詞擔任的，因此在語序上一律位於動詞前，與現代漢語的語序類型有別。

本文也探討上古漢語完成體副詞「既、已」的使用狀況與功能、形成的機制以及其衰變的情況。我們特別著重在「既」和「已」間的消長與功能上的變化。有關功能的變化，文中特別指出的是由「已」複音節化的「已經」在現代漢語中已經不是完成體標記了。本文也描述上古漢語經驗體副詞「嘗、曾」的用法以及「曾」後來功能上的變化。「曾」在中古漢語以後逐漸取代「嘗」而成為主要的經驗體副詞，但隨著唐宋時期經驗體「過」的崛起，「曾」在近代漢語不但趨衰，而且也發生了功能上的變化。不過在現代漢語中，「曾（經）」的功能大體上還是與「過」一樣表達無定的經驗體，只是使用條件有別。

中古漢語時期常見「VP+已」的句式，是今日「V+了+(O)」的來源，其中的「已」已具有完成體的性質，因此「已」也是現代漢語完成體助詞「了₁」的先驅。學者一般認為中古漢語這種「已」是完成動詞或者是還未達完成體助詞標準的動相補語，本文分析的結果是，這種「已」已經是完成體助詞，而且這個完成體助詞在先秦也已經成立。有的學者認為「VP+已」句式的「已」搭配[-持續]動詞是受到梵文翻譯的影響，本文既已得出完成體助詞「已」在先秦就已經成立的結論，那麼完成體助詞「已」就只能有漢語內部自行發展出來的一個解釋。動詞「已」是先用作動詞性的言談標記，再因使動式規則的衰微而得以轉變為完成體助詞的。

我們審視前人所舉的例證，結論是完成體「了」在中古漢語文獻中並無可以信據的例子，比較可信的產生時期應為唐代。又有別於前人的論點，我們認為完成體助詞「了」所接替的是中古漢語的「已」和「訖」，並非「畢、竟、訖、已」全部或者只有一個「已」。

上古漢語的時體標記都是副詞，因此是屬於時體標記在動詞前的類型；現代漢語的時體標記雖以時體助詞為主，但仍然保有時體副詞，因此也不能說完全屬於時體標記在動詞後的類型。因此漢語時體標記的歷史演變，並不是單純從動詞之前移換到動詞之後那麼簡單。無論是上古漢語時體標記的形成還是後來時體標記的轉變，都和當時的語言結構與發展趨勢密切相關，單純的從語序的不同來看語序類型的轉變問題是不夠的。

引用文獻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95. *Jindai Hanyu Zhuci* 近代漢語助詞 [*Function Words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99. Shilun Hanyu dongtai zhuci de xingcheng guocheng 試論漢語動態助詞的形成過程 [Auxiliary words in Pre-Modern Chinese].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ed. by Alain Peyraube & Chaofen Sun, 19–32. Paris: CRLAO, EHESS.
- Chappell, Hilary. 2001. A typology of evidential mark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 by Hilary Chappell, 56–84.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ung, Samuel Hung-nin. 1977. Perfective particles in the Bian-wen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1:55–74.
- Chou, Fa-ko (周法高). 1972. *Zhongguo Gudai Yufa: Gouci Bian* 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Ancient Chinese: Morphology*]. Taipei: Tailian Guofeng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 Haitao (杜海濤). 1999. Shanggu Hanyu “ji” zi de yiyi he yongfa ji Hanyu shici xuhua wenti 上古漢語「既」字的意義和用法及漢語實詞虛化問題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ji* in Old Chinese and the problems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words].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22:153–16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Feng, Li (馮力). 2003. Zhonggu Hanyu dongtai zhuci “que(qu)” zai xiandai fangyan zhong de biao xian 中古漢語動態助詞「却(去)」在現代方言中的表現 [The reflexes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verbal particle *que(qu)* in modern dialects]. *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he Tansuo: Shoujie Hanyu Fangyan Yuf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Studies of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Paper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ed. by Zhaoming Dai, 96–101.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Graham, Angus Charles. 1978. A post-verbal aspectual particle in Classical Chinese: the supposed preposition “hu” 乎.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1.2:314–342.
- Harbsmeier, Christoph. 1989. The Classical Chinese modal particle *yi* 已.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475–50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ljic, Robert. 1990. The verbal suffix *-guo*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notion of recurrence. *Lingua* 81.4:301–326.

- Iljic, Robert. 2009.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notion of “passing”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2.3:513–524.
- Jiang, Nan (姜南). 2011. *Jiyu Fan-Han Duikan de Fahuajing Yufa Yanjiu* 基於梵漢對勘的《法華經》語法研究 [A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Lotus Sutra Based on Sanskrit-Chinese Transl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2001. *Shishuo Xinyu, Qimin Yaoshu, Luoyang Qielanji, Xianyujing, Baiyujing* zhong de “yi” “jing” “qi” “bi” 《世說新語》《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賢愚經》《百喻經》中的「已」「竟」「訖」「畢」 [Yi, jing, qi and bi in *Shishuo Xinyu, Qimin Yaoshu, Luoyang Qielanji, Xianyujing* and *Baiyujing*].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1.1:73–78.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2004. Cong “jin V—V jin” he “wu V / cuo V—V cuo” kan shubu jiegou de xingcheng 從「盡V—V盡」和「誤V／錯V—V錯」看述補結構的形成 [Development of 盡V—V盡 and 誤V／錯V—V錯: time of appearance of the VC construc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3:559–581.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 Guangshun Cao (曹廣順). (eds.) 2005. *Jindai Hanyu Yufashi Yanjiu Zongshu* 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綜述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ies on the Grammatical History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靜志). 2000. Hanyi fodian de yuyan yanjiu 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 [Studies on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Buddhist sutras]. *Wenhua de Kuizeng: Yuyan Wenxue Juan* 文化的饋贈・語言文學卷 [The Gift of Cultur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12–524.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Kong, Lingda (孔令達). 1986. Guanyu dongtai zhuci “guo₁” he “guo₂” 關於動態助詞「過₁」和「過₂」 [On the aspectual particles *guo*₁ and *guo*₂].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6.4:272–276.
- Li, Mingjing (李明晶). 2010. Shilun “le” chansheng de lishi shidai ji qi chuqi yufahua 試論「了」產生的歷史時代及其初期語法化 [On the appearing time and early stage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le*].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42:341–366.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Zongjiang (李宗江). 2004. “Wancheng” lei dongci de yuyi chabie ji qi yanbian fangxiang 「完成」類動詞的語義差別及其演變方向 [Semantic distinctions and grammaticalizational directions of the completion verbs].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30:147–16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Yan (李妍). 2006. *Hanyu Wanchengti “Guo” Yanjiu* 漢語完成體「過」研究 [A Study of Chines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Guo”].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MA thesis.
- Lien, Chinfa. 2007. Grammaticalization of *pat4* in Southern Mi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3:723–742.

- Lin, Xinnian (林新年). 2006. *Zutangji de Dongtai Zhuci Yanjiu* 《祖堂集》的動態助詞研究 [A Study of the Aspectual Particles in the Zutangj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 Liu, Danqing (劉丹青). 1995. Wuxi fangyan de tizhuci “ze(zi)” he “zhe” 無錫方言的體助詞「則」(仔)和「著」[The aspectual particles ze(zi) and zhe in the Wuxi dialect].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6:223–23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80.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ei, Tsu-Lin. 1979. The etymology of the aspect marker TSI in the Wu dialec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1:1–14.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1. Xiandai Hanyu wanchengmao jushi he ciwei de lai yuan 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 [The origin of Chinese sentence and suffix denoting perfective aspect].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81.1:65–77.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9. Hanyu fangyan li xuci “zhe” zi sanzong yongfa de lai yuan 漢語方言裡虛詞「著」字三種用法的來源 [The origin of the three uses of the Mandarin function-word zhe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3:193–216.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99. Xianqin Lianghan de yizhong wanchengmao jushi: jianlun Xiandai Hanyu wanchengmao jushi de lai yuan 先秦兩漢的一種完成貌句式——兼論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的來源 [A sentence pattern denoting perfective aspect in the Pre-Qin and Han period].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9.4:285–294.
- Meisterernst, Barbara. 2005. Some remarks on the syntax and the semantics of the so-called aspectual marker *ji* and *y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3.1:68–113.
- Mu, Jihong (木霽弘). 1989. “Guo” zi xuhua de lishi kaocha 「過」字虛化的歷史考察 [A survey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guo]. *Sixiang Zhanxian* 思想戰線 [Thinking] 1989.2:37–42.
- Ōta, Tatsuo (太田辰夫). 1958. *Chūgokugo Rekishi Bunpō* 中國語歷史文法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Tokyo: Konan Shoin.
- Pan, Weigui (潘維桂), & Tiange Yang (楊天戈). 1980. Dunhuang Bianwen he Jingde Chuandengluzhong “le” zi de yongfa 敦煌變文和《景德傳燈錄》中「了」字的用法 [The usage of le in the Dunhuang Bianwen and Jingde Chuandengluzhong]. *Yuyan Lunji* 語言論集 [Essays on Language] 1:22–28.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4. Aspects of aspect in Classical Chinese. *Paper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re-Qin Chinese Grammar*, ed. by Robert S. Gassmann & Leshi He, 313–363. Changsha: Yuelu Shushe.
- Smith, Carlota S.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 Boston: Kluwer.
- Tai, James H-Y. 1985. 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 *Iconicity in Syntax*, ed. by John Haiman, 49–72.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ng, Li (王力). 1958. *Hanyu Shi Gao* 漢語史稿 [*An Outline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Beijing: Science Press.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1982. *Zhuangzi Yufa Yanjiu* 莊子語法研究 [*A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Zhuangzi*].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1993. Gu Hanyu jieci “yu” de yanbian lueshi 古漢語介詞「於」的演變略史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position *yu* in Ancient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2.4:717–786.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02. *Zutangji zhong de zhuci “ye”*: jianlun Xiandai Hanyu zhuci “le” de lai yuan 《祖堂集》中的助詞「也」——兼論現代漢語助詞「了」的來源 [Th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ye* in the *Zutangji*]. *Han Zhang Guang Hua: Dai Lianzhang Xiansheng Qizhi Zhedan Lunwenji* 含章光化——戴璉璋先生七秩哲誕論文集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Lian-chang Tai on his 70th Birthday*]. Taipei: Liren Press.
- Wu, Fuxiang (吳福祥). 1996. *Dunhuang Bianwen Yufa Yanjiu* 敦煌變文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the Dunhuang Bianwen*]. Changsha: Yuelu Shushe.
- Wu, Shichang (吳世昌). 1937. Shi *Shijing* zhi “yu” 釋詩經之「于」 [Notes on *yu* in the *Book of Songs*]. *Yanjing Xuebao* 燕京學報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1:231–280.
- Wu, Yunji (伍雲姬). 2006. *Xiang Fangyan Dongtai Zhuci de Xitong ji qi Yanbian* 湘方言動態助詞的系統及其演變 [*The Development of Aspectual Systems in the Chinese-Xiang Dialects*].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91. Cong lishi yufa de guandian lun Minnanyu “le” de yongfa: jianlun wanchengmao zhuci “yi” (“ye”) 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了」的用法——兼論完成貌助詞「矣」(「也」) [On the functional word *laiu* and th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A* in Southern Min dialect: a historical view]. *Taida Zhongwen Xuebao* 臺大中文學報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4:213–283.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01. *Zhuzi Yulei Wanchengti Yanjiu* 《朱子語類》完成體研究 [*A Study of the Perfective Aspects in the Zhuzi Yulei*].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03. *Zhuzi Yulei zhong “le” de yufahua dengji* 《朱子語類》中「了」的語法化等級 [The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le* in the *Zhuzi Yulei*]. *Yufahua yu Yufa Yanjiu*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Studi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rammar*] 1:371–399.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Yue-Hashimoto, Anne. 1993.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Paris: CRLAO, EHES.
- Zhao, Changcai (趙長才). 2009. Shanggu Hanyu “yi” you “zhi” yi dongci dao wanchengti fuci de yanbian 上古漢語「已」由「止」義動詞到完成體副詞的演變 [The process of the verb *yi* “stop” developing into perfective adverb in Old Chinese]. *Hanyu Shiti de Lishi Yanjiu* 漢語時體

- 的歷時研究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ammatical Aspect in Chinese*], ed. by Li Feng, Yonglong Yang, Changcai Zhao, 116–132.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Zhao, Jinming (趙金銘). 1979. *Dunhuang Bianwen zhong suojian de “le” and “zhe”* 敦煌變文中所見的「了」和「著」 [The “le” and “zhe” in the *Dunhuang Bianwe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79.1:65–69.
- Zhou, Shoujin (周守晉). 2003. *Zhanguo Qin-Han biaooshi wanjie de “yi” buzheng* 戰國、秦漢表示完結的「已」補正 [A supplementary elaboration on the terminative *yi*: from late Warring States to Qin-Han].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27:313–32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ou, Shoujin (周守晉). 2005. *Chutu Zhanguo Wenxian Yufa Yanjiu* 出土戰國文獻語法研究 [*A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Unearthed Document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Received 3 June 2013; revised 21 April 2014; accepted 29 April 2014]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weipc@gate.sinica.edu.tw

The Word Order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pectual Markers in Old Chinese

Pei-chuan Wei

Academia Sinica

In this paper, we show that the word order of the aspectual markers in Old Chines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odern Chinese. The perfective aspect “*le*₁ (了₁)” as well as the experiential aspect “*guo* (過)” in Modern Chinese appeared as late as the period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Grammatical aspect in Old Chinese was expressed by adverbs, for example, “*yi* (已)” and “*ji* (既)” for perfective aspect and “*chang* (嘗)” and “*ceng* (曾)” for experiential aspect. Aspect is expressed by pre-verbal adverbs in Old Chinese whereas both pre-verbal adverbs and post-verbal particles are used to denote the same function in a cooperative way in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aspectual marker, perfective aspect, experiential aspect, word order, Old Chinese